

11月26日，“2020花地文学榜”年度盛典在深圳市福田区五洲宾馆举行。麦家获得“年度作家”称号，邓一光、叶兆言、于坚、李修文、孙绍振、蔡东等六人分获年度长篇小说、年度短篇小说、年度诗歌、年度散文、年度文学评论、年度新锐文学六大文学门类年度作家(作品)称号。

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委宣传部、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作为指导单位，羊城晚报社、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主办。



著名作家、国家“改革先锋”奖章获得者蒋子龙(左)，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(右)为麦家颁奖

## 蒋子龙、麦家、白岩松 现场对谈“改革开放与文学”——

[ 奖项代表着  
品位、引领 ]

**白岩松：**昨天，在来深圳的飞机上看到深圳报纸上的一条新闻：深圳市人才引进将有全新的政策。文化类的人才的评定，将开启全新的篇章。在这里看到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居然没有中文系，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是深圳从此要为基础学科，也就是根基性的东西投入更多的关注；第二句话，深圳的文化还缺乏市一级的大奖，我就想到今天的奖项，我希望“花开福田”会成为未来深圳不仅是写给中国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，也是写给世界文学事业的一封情书。

看到昨天的第二句话，我想：奖有什么用？也许从奖的本身来讲没有那么多用，现在的奖太多了，但是设立一个奖，奖所建立起来的标准太重要了。这个标准代表着品位，代表着一种引领。

就像2008年当麦家的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，之前有很多人担心争议，谍战小说可以获得茅盾文学奖吗？但是他获得了，也带来了茅盾文学奖新的品位和新的标准。

**有梦想的机会，  
归功于改革开放**

**白岩松：**2008年，麦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您第一反应说：获奖对我来讲是突发事件，12年过去了，现在获奖心情一样吗？

**麦家：**一样，面对荣誉一样会胆怯，对此会期待也会很快忘掉。每次我都认为应该快速忘掉，期待另外一个奖。

**白岩松：**说到文学和改革开放，1976年您12岁，是您的第一个本命年，当时有想过自己的梦想吗？

**麦家：**没有梦想，也可能有梦想，那种梦想是吃饱、穿暖，到县城里看一下，没有想到文学和深圳。

**白岩松：**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？

**麦家：**当时没有心情，只有为身体而活，为摆脱贫穷而活；主要是身体的贫穷，精神基本处于沉睡的状态，等待唤醒。

**白岩松：**1981年深圳特区建立的时候您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您的外公、父亲的处境不好，但您考上了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学无线电——很奇妙，从来不在自己的想象当中。

**麦家：**这是突然发生的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，也改变了我和我家人，当时我参加高考，我还是很积极主动地报考了军校，一方面想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，一方面也是因为贫穷，因为到军校不需要钱，吃穿住行免掉了，这是我人生转折的机会，也是给我梦想的机会，一切都要归功于改革开放。

**《解密》曾经一  
再地被退稿**

**白岩松：**考上军校有没有一种释然？

**麦家：**心理层面是解放了，感官层面是永远解放不了，今天也没有解放。因为童年，最脆弱、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被人抛弃了，被人欺凌了，这种伤害不是靠时间，这是一辈子的，也不是靠某一次机会和某一次成功可以解放的，我自己也没有解放，也不期待解放。所以我内心的黑洞只有文学才可以抚平它，只有文学才可以降服它，文学与我的过去相安无事。

**白岩松：**很多人说，《人生海海》是跟过去和解，跟

# “花开福田”， 写给中国文学的一封情书



从左到右：白岩松、蒋子龙、麦家在对谈现场

**蒋子龙：**  
如果在作家和厂长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做厂长。

**麦家：**  
文学只有一派，天才派，我不是天才。

**白岩松：**  
有用和无关是什么关系？今天就看到了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。

父亲和解，您是说跟自己和解。

**麦家：**可能对作家来讲不需要和解。可能有一天想跟自己和解，我会写，我现在就很想写。我没有追求，唯一的追求是降服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的内心平和起来。

**白岩松：**当获奖越来越多，获奖的级别越来越高，会不会使您接下来的写作变得越来越难？

**麦家：**不会的。我相信不会的，我每一次得了奖都提醒自己忘掉。

**白岩松：**有的人说为读者而写，您有这样的想法吗？

**麦家：**读者当然很重要，是作家活下去唯一的力量。我很在乎读者，当然我更在意能写出对得起读者的作品。正是因为有了《人生海海》，停了三年，写了五年，给自己规定每天不能超过500字，慢慢地写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《人生海海》对我的转型，不只是题材的转型，甚至也是对自已理解的转型。

**白岩松：**据说，您高考的时候，其他的分数非常高，语文最低分，是不是语文跟成为一个作家没有太大的关系？

**麦家：**这是一个常识。语文是教人语言，文学要永远创造的语言和文学不能相提并论。

**白岩松：**接下来的创作往哪个方向走？

**麦家：**说实话，不知道，可能两个月之前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当时写一个作品写了四分之三了，两个月前有一阵子，我处于一个很特殊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，这种特殊的时期让我停下写作，在停下来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写下去，已经把这个作品报废掉了。

**白岩松：**人们只看到最后留下来的成品，但是看不到报废的作品。

**麦家：**我有一半的作品报废掉了，文学只有一派，天才派，我认为我不是天才，经常写着写着就报废完了。

**白岩松：**说到麦家，说到他的家乡——浙江富阳，古时候叫富春，接近700年前黄公望在富春中心之外——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不能叫荒山野岭——用了多年的时间画了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当时的作家、画家，可能也是边缘化的人，在城镇中心的可能是商人、政治家，等等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又一

## 写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是发泄，不然会得病

**白岩松：**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，蒋子龙不是作家，而是机械工厂的工人，所以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在他这里诞生。当时写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冲动是什么？今天人们说是“改革文学的发端”，您当时想要改革的是什么？

**蒋子龙：**改革，很多人认为是政治概念、政治口号，其实文学概念或者是哲学概念，因为被奉为百经之首的《易经》第一要义就是讲变化，就是改革。

我写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当时是最难的时候，什么叫最难？“文革”期间只求平安，只要不出事就可以了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。“文革”结束了，心活了，落实政策，我一开始任职是组织副书记，然后车间主任调走了，让我代车间主任，车间很大，将近千人，我几乎天天跟救火一样，人还是这些人，但是人的心思不一样了，人和人的关系不一样了。

当时不知改革为何物，没有改革开放的概念。被监督劳动了十几年，想使劲，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压了很多，所以就想：如果我当厂长会怎么做？有人问，怎么抓社会脉搏？社会那么庞大，脉搏在哪里？我说，我只能抓心跳，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地方，感触最难、感触最激愤、最有激情的时候。

**白岩松：**当时小说就是您最好的抓手。

## 有用之美和无用之大用

**白岩松：**说到麦家，说到他的家乡——浙江富阳，古时候叫富春，接近700年前黄公望在富春中心之外——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不能叫荒山野岭——用了多年的时间画了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当时的作家、画家，可能也是边缘化的人，在城镇中心的可能是商人、政治家，等等。《富春山居图》又一

**蒋子龙：**写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是发泄，不然会得病。那段时间当车间主任“死”过一次，住过一次院。

**白岩松：**您写这个小说是希望改革，希望跟过去不一样？

**蒋子龙：**是非变不可，但是变的不一样，有的变得快，有的变得慢。

**白岩松：**您当时想如果自己当厂长会怎么样，有了这部小说后，如果真把您提拔到厂长就不会写小说了？

**蒋子龙：**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写小说，如果在作家和厂长之间做选择，我会选择做厂长，如果我主持那个厂子，厂子不会垮。

**白岩松：**您至今还在耿耿于怀。

**蒋子龙：**耿耿于怀。

**白岩松：**即便文学让蒋子龙成为今天的蒋子龙，您仍然觉得当离开车间和工厂有点难受？

**蒋子龙：**工厂不是很愿意离开的，是市里下令，是工厂书记顶不住了，我待了几天实在没活干了，新的车间主任调来了。

**白岩松：**改革归根到底是谁的解放，80年代文学最受欢迎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蒋子

年前，1979年有一部小说叫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今天我们知道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个重要发端，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意识，作者蒋子龙在两年前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候，成为100位“改革先锋”称号获得者——只有两位作家，一位是离开我们的路遥，另外一位是蒋子龙。

您怀念那个时候吗？

**蒋子龙：**不怀念。

**白岩松：**为什么？

**蒋子龙：**这个时代变化，就是《易经》讲的，它有它的规律，如果老怀念过去的时代，这个人就完了。你看我的眼神，不像怀念旧时代的人，不然今天羊城晚报绝对不会搭理我。所以，用不着怀念。即使过时我也非常坦然，如果一生有一点过时的东西还不错，就怕连过时都没有。

**白岩松：**现在的您为什么而写？

**蒋子龙：**我从来都是为自己而写。我没有很高的境界，为谁谁而写，但是我知道我身后有读者，我不是完全表达自己的，但我最初写作的路径是为了自己，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有益的，有很多故事是命中注定的，比如长篇，一个作家有几部长篇，大多是命中注定该有的。

**白岩松：**当初您没有当厂长，如果当厂长就沒有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了，您怎么看待今天的“厂长”，比如，华为的任正非“任厂长”，腾讯的马化腾“马厂长”，您怎么看？

**蒋子龙：**对这两位“厂长”只从网上看过，没有当面接触过的不敢妄加评论，我接触过的当今企业的厂长是很可敬、很艰难的，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这些人。

**白岩松：**成厂长，如果当厂长就沒有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了，您怎么看待今天的“厂长”，比如，华为的任正非“任厂长”，腾讯的马化腾“马厂长”，您怎么看？

**蒋子龙：**对这两位“厂长”只从网上看过，没有当面接触过的不敢妄加评论，我接触过的当今企业的厂长是很可敬、很艰难的，但是还是应该感谢这些人。

**白岩松：**成厂长，如果当厂长就沒有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了，您怎么看待今天的“厂长”，比如，华为的任正非“任厂长”，腾讯的马化腾“马厂长”，您怎么看？